

沿着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前进

——开展植保科研工作的经验

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,我们在院党委领导下,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,带领科研人员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,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,与贫下中农一道进行科研工作。全所八个科研课题,都在农村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研究基点,在院内外都开展了一些新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,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同时,写了一百余万字的宣传普及材料,培训了近万人次的农村基层技术员。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,改造了科研人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,也为生产作出了一定贡献。

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促进科研人员思想革命化

我所有科研人员四十人,基本上都是在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。要使他们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,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,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“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,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,熟悉他们的生活、工作和思想。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,到工厂去,到农村去”的教导,组织他们到农村去,长者八九年,短者两三年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把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,解决“为什么人”的根本问题。

知识分子下楼出院,到农村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,是在科技领域里缩小三大差别,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步骤。在农村实践中认真看书学习,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,改造主观世界,增长才干。例如,我所彭文源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,下乡蹲点十年。现在,他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亩产已由过去一百七十斤提高到七百斤,初步成为“以粮为纲,全面发展”的生产队。他基本上从“学科”、“专业”的框框中“解放”出来。在搞好植保工作的同时,生产上有什么问题,就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解决什么问题。开始研究防治地下害虫,接着研究大豆点播机和高粱、谷子播种机,然后又为发展养猪事业研究“青贮”、“干贮”和发酵饲料,提高粮食产量,为国家多作贡献。他还为生产队的粮食产量跨“黄河”、过“长江”,同社员一起搞“两杂”制种,除解决本队的良种外,并支援兄弟社队三十多万斤种子。最近为提高有机肥的质量和解决燃料问题,又研究沼气利用。省、地、县很重视那里的养猪经验,在这个生产队开过多次现场会,贫下中农信得过他,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。

彭文源同志对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感情,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?不是的。是他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,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。在他大学毕业刚来我所时,也想“成名成家”,在学术上搞点“名堂”出来,整天关在实验室里搞昆虫解剖,走过一段弯路。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,他提高了觉悟,才走出高楼大院到农村去。他在我所工作的二十年中,前十年“一事无成”,后十年却成了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有

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。

科研人员下楼出院,到农村去搞“三结合”的科学实验,仅仅是迈出同工农兵相结合的第一步。解决“为什么人”的问题,转变立足点,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炼。我们在科研人员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工作中,帮助他们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:(一)既要反对傲视工农兵,以“专家”自居,指手划脚;又要防止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,在下面单纯当“劳动力”的倾向。(二)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搞科学实验不是权宜之计,而是社会主义科研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。(三)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,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。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:“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,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。”几年来我们紧紧抓住为什么人服务和依靠谁的问题,从路线教育入手,引导科研人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

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

恩格斯指出:“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”。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,都只能在生产的基础上提高。比如玉米螟的防治研究工作在我所已有十多年的历史,所取得的研究成果,为防治玉米螟的危害,解决了一些问题。但随着生产的发展,对防治技术的要求也不断提高,特别是我省栽培制度改革以后,玉米的播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,间、混作大量增加,仍依赖撒颗粒剂这一费工的老办法不行了,应闯出一条新路子,这是生产发展所决定的。自一九七一年以来,我们和群众在一起,先后开展了利用白僵菌、赤眼蜂和性诱剂等防治玉米螟的研究工作。到一九七四年,我省东部三个地区,在当地党委的支持下,经过科技人员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,利用赤眼蜂的防治面积将近四十万亩,中西部地区利用白僵菌的防治面积超过二十万亩,性诱剂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
同贫下中农一起搞科研,从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,既能不断提高科研水平,又密切了科研与生产的联系,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。我们通过玉米螟生物防治的实践,进一步认清了这个问题。

(一) 群众能进行探索性的新技术研究

在开展玉米螟性诱剂研究工作中,我们打破了那种“先试验室后田间,先院内后农村”的旧框框,直接拿到农村,实行“三结合”搞科研。在长春和四平地区建立了六个农村基点,发动了五千多名小学生,课余抓虫子二十多万头。从养虫技术、性诱剂粗提到雌虫诱杀等项试验,各基点都获得了一致的结果,一年就得出可靠的结论;这是科研人员关在试验室的小天地里根本办不到的。一位参加这项工作的科研人员深有体会地说:“我搞了二十多年的昆虫不会养玉米螟,若没有群众经验的引导,养虫这一关就过不去,性诱剂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。”

(二) 群众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

毛主席说: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最聪明、最有才能的,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。”在白僵菌防治玉米螟的实践中,当肯定了白僵菌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的效果后,如何大量生产和使用,便成为生产上普及推广的主要问题。为了提高白僵菌产量,我们设计了一个五百斤以上的大池通风生产法,但是池大易受杂菌污染。而群众搞的是八十到一百斤的小池

生产法,灵活简便,好掌握,成品率高,很适合生产队使用,深受群众的欢迎。在改革使用技术方法方面,梨树县梨树公社孙家洼大队农民技术员霍玉春同志发现,在白僵菌厂附近的玉米茬垛中,玉米螟越冬幼虫大量被白僵菌寄生,于是他提出用白僵菌封垛的建议。经试验,防治越冬玉米螟的效果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,比化学药剂封垛效果高两倍,为防治玉米螟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。事实证明“**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**”。

(三)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,科研工作才大有作为

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,科技工作在“三脱离”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,存在着提高和普及脱节,理论和实际矛盾,脱离生产、脱离群众的问题。我们狠批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,在认真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,才把生物防治的主攻目标放在玉米螟上。并把利用白僵菌、赤眼蜂和性诱剂防治玉米螟,作为综合防治的重要环节,一抓到底。一方面对推广过程中提出的现实问题,继续研究解决,一方面也开展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。这是生产实际的需要,不是从文献中来,到文献中去。比如,在性诱剂的研究中,对于玉米螟是否存在生态型的问题,雌雄交尾时间和交尾次数问题,成虫的栖息场所和田间越冬量等等,都需要调查研究。但不是蹲在实验室里钻牛角尖,而是在农村“三结合”的科学实验小组里,和群众在一起,进行观察,并在几个基点上同时开展试验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取得了可靠的结论,为性诱剂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,这一事实,又使我们深刻认识到: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。生产的发展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,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:“**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,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**”。

关键在领导 根本在路线

在科技工作中,科研人员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,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,它充满着两种思想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。因此,只有加强党的领导,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,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,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,及时地批判那些所谓的和群众在一起搞科研“不正规”、“没水平”、“没理论”等各种错误思想,才能使这场革命不断巩固和发展。科研人员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,搞“三结合”的科学实验,这是在科技领域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,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步骤。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,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,一些旧势力的传统习惯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,与无产阶级争夺科学技术领域的阵地。因此,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,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,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,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加以限制,逐步“**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,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**”。因此,我们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,作为中心工作来抓,从理论上提高,到实践中去改造,使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,改造主观世界。

“**运动在发展中,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,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。**”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,发展开门办所的大好形势,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,掀起抓革命、促科研的新高潮,为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“两步设想”,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,而努力奋斗。